

周维顺教授治疗肝癌腹水经验浅析

何富乐^{1,2}, 张峰³

1.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五批师承硕士班, 浙江 杭州 310053
2.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 310006
3.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 介绍周维顺教授治疗肝癌腹水的经验。周教授认为肝癌腹水应从鼓胀着手诊治, 病机要重视肝脾肾三脏在腹水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肝癌的治疗必须从病因开始分析, 临床的治疗不能离开肝脏; 本病的治则, 早期重视健脾益气, 晚期强调补肾气; 关于消腹水的治疗, 不能用汗法与强力攻逐, 利水宜利中寓补; 临床上应中西合参, 拓宽思路, 中西医结合整体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腹水; 肝癌; 鼓胀; 中医疗法; 健脾益气; 补益肾气; 利中寓补; 周维顺

[中图分类号] R442.5; R73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4) 06-0017-02

DOI: 10.13457/j.cnki.jncm.2014.06.008

周维顺教授是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从事中医肿瘤治疗工作四十余年, 对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恶性肿瘤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尤其是在治疗肝癌晚期腹水方面有独特的见解, 且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不错的疗效。笔者师从周教授学习, 现将周教授治疗肝癌腹水的经验总结如下。

1 肝癌腹水从鼓胀, 病机首重肝脾肾

周教授认为腹水作为肝癌患者晚期最为常见的并发症, 在中医学中应属鼓胀、水臌范畴。《灵枢·水胀》载: “鼓胀何如? 岐伯曰: 腹胀, 身皆大, 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 腹筋起, 此其候也。” 与现代医学对肝癌腹水的临床描述较为相符, 故对治疗肝癌腹水, 周教授多从“鼓胀”论治。

对肝癌腹水的治疗, 周教授强调肝、脾、肾三脏在腹水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肝为将军之官, 主疏泄, 调情志。虽然不直接参与水液在体内的运化输布, 但肝脏在调畅气机方面的重要作用, 决定了其对腹水产生的重要影响, 盖因肝脏病变必然会影响肝主疏泄, 调畅气机的功能, 机体内水液运化输布均依赖气机的推动, 气机不畅, 则水液运化输布失常, 水液停滞, 积于腹腔, 发为腹水。脾为后天之本, 主运化水谷精微, 而肝脾两脏在五行中为相克的关系, 肝脏的病变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影响到脾胃的功能, 即《金匱要略》所云: “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当先实脾”。脾胃功能失调, 体内水液、精微物质运化失司, 输布不利, 不仅会进一步加重腹

水的产生, 同时会影响到肝癌患者机体抵御邪气的功能, 加重患者的病情。肾为先天之本, 人体阴阳之根本, 肾主水, 对机体水液的代谢起着关键的作用, 肾脏亏虚必然会导致五脏功能失调, 机体阴阳失和, 使得水液代谢失常, 最终造成机体整体功能下降, 加重腹水治疗的难度。故周教授认为治疗肝癌腹水当从肝、脾、肾三脏入手, 运用调肝、健脾、补肾、利水等治法, 从整体上改善脏腑功能, 以达到治疗肝癌腹水的目的。

2 肝癌治疗从病因, 随证调理不离肝

周教授认为无论何种恶性肿瘤, 均是由于人体正气亏虚, 外感毒邪, 积聚于体内, 发为癌毒。同时周教授从恶性肿瘤易耗伤人体气阴, 辨证认为癌毒为热邪, 将恶性肿瘤总结归纳为虚热毒邪, 治疗以清热解毒、扶正补虚为基本原则。有文献分析表明了近十年来治疗中晚期肝癌广泛转移的方剂, 其中以健脾益气、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法为主^[1], 这与周教授治疗肝癌基本原则相符。在对肝癌的治疗中, 周教授常选用白花蛇舌草、猫人参、猫爪草、三叶青、蛇六谷等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中药, 而现代药理学研究亦表明上述药物对肝癌细胞有着抑制和诱导凋亡的作用。因此, 在肝癌的初期及中期, 周教授特别强调清热解毒抗癌药物的应用, 且用量较常规用量偏大, 充分体现了癌症早中期以攻邪为主的治疗思想, 同时佐以柴胡、白芍、郁金、梅花等疏肝理气药物, 既为引经药, 又能调达肝气, 有利于肝脏功能的恢复。但腹水的生成意味着肝癌已发展至中晚期, 患者体虚不能耐受大剂量的清热解毒药攻伐, 故周教授此时用药着重于调肝, 而非攻邪, 清热解毒用药较少, 而

[收稿日期] 2013-12-16

[基金项目] 浙江省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编号: GZS2012008); 浙江省中医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编号: 2012ZB129)

[作者简介] 何富乐 (1976-), 男, 副主任中医师, 研究方向: 恶性肿瘤和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整体治疗。

多以柴胡、白芍、佛手、枳壳、香附等调肝理气为主，并贯穿于肝癌腹水的治疗过程中。

3 治则宗健脾益气，晚期重补益肾气

健脾益气是周教授在治疗肝癌腹水中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治疗原则，不仅仅是因为脾胃功能失调在腹水产生中的重要作用，周教授按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论治，从治疗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角度出发，强调“存得一分胃气，便得一分生机”的治疗理念，用药善于固护胃气，健运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精微维持人体脏腑功能的正常，而正气的化生充养亦多依赖于脾胃功能的正常，只有脾胃健运，水液得以正常输布，正气得以化生充养、驱邪外出，才能有效抑制和治疗肝癌腹水的产生及肝癌的进一步恶化。临证常用茯苓、猪苓、白术、苍术、焦山楂、鸡内金、炒谷芽、炒麦芽、炒薏苡仁、生薏苡仁等健脾益气兼以利湿。

肝癌腹水发展至晚期，患者往往会出现腹部膨隆，皮色苍黄，青筋显露，甚至动则气急、心悸、胸闷等肝肾亏虚、水气凌心的证候表现。此时，周教授治疗多从补肾入手，注重补益肾气，盖因肾为先天之本，肾所藏精气是人体元气的基本组成，维系五脏六腑功能的正常。肾气衰，不仅会对人体水液代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会进一步加剧人体五脏六腑功能的失调，导致病情的进展和加重，因此，周教授临床补肾善用杜仲、怀牛膝、补骨脂、菟丝子、狗脊等补益肾阳，酌加石斛、女贞子、旱莲草、鳖甲等滋阴药物，寓意阴中求阳，阴阳互补，以达到补益肾气，改善整体脏腑功能的作用。

4 消水弃汗与攻逐，利水宜利中寓补

治疗肝癌腹水，周教授除善于调理脏腑功能外，对如何消除腹水，减轻腹水对机体的影响亦有独到的见解。周教授指出《内经》对水肿提出“开鬼门，洁净腑，去宛陈莖”的治疗原则，并非都适用于治疗肝癌腹水。肝癌腹水患者本已正气亏虚，邪气偏盛，发汗不仅易损伤阳气，同时发汗需得正气鼓舞驱邪外出，但此时邪气盛而正气不足，妄用发汗治法反而会耗损正气，不利于疾病的治疗甚至会加重病情。攻逐水饮的治法，周教授认为对于早期肝癌腹水患者，尚可用之，但需根据患者体质状况及时调整用药及药量；而对于晚期肝癌腹水患者，则强调不应运用攻逐水饮的治法，一则患者体虚不能耐受攻伐，二则攻逐水饮用药多具毒性，用药不慎易对肝脏产生影响，导致病情加剧，故周教授在临床上极少运用攻逐水饮的治法。

周教授临床治疗肝癌腹水多运用利水治法，用药多选黄芪、茯苓、猪苓、薏苡仁、泽泻、车前子、冬瓜皮等利中寓

补、药性缓和的药物，以切合肝癌腹水患者体虚且不能耐受药性峻猛的特点。同时，亦酌情加用养阴、活血药物如女贞子、生地黄、石斛、天冬、麦冬、丹参、泽兰、牛膝、赤芍等，周教授指出水液与机体阴液相互化生，利水的同时，阴液亦容易受损，故运用养阴药意在防止利水太过而耗伤阴液，取利水不伤阴之意。而《金匮要略·水气病》曰：“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提示血瘀不行与水液停滞于体内有密切的关系，血行则水行，有利于强化体内水液的代谢，故周教授加用活血药物以助血行，进一步增强利水的功效，帮助腹水的消除。

5 中西合参添思路，整体治疗获奇功

肝癌腹水是一个多步骤、多环节的复杂过程。中医药在肝癌治疗中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特别是健脾益肾、活血化瘀法在肿瘤临床治疗中已被广泛应用^[2]。周教授在治疗肝癌腹水的过程中不仅长于运用中医辨证，活用治则治法，并且善于参考西医对肝癌腹水的研究和认识，采用中西合参的手段，更加合理有效治疗肝癌腹水。如西医认为肝癌腹水的产生多因肝脏受损，白蛋白生成减少，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以及门脉高压所引起。周教授临床用药在符合中医辨证的同时还结合现代药理学研究，如治疗早期和中期肝癌腹水时中医辨证从调肝健脾入手，用药黄芪、白芍、山茱萸、枸杞子、白术等既能健脾益气、养阴柔肝，又具有提高血浆白蛋白含量，改善血浆胶体渗透压的作用。而在利水的同时加用活血药丹参、赤芍、牛膝等，不仅能增强利水的效果，同时还能够发挥减轻门静脉高压和抑制肝脏纤维化的作用。周教授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参考西医的相关认识，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癌腹水，往往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

周教授治疗肝癌腹水善从脏腑辨证入手，辨证施治，活用治则，以调肝、健脾、补肾三法调理脏腑功能，增强机体正气以抵御邪气内侵，同时运用利水、养阴、活血等治法，在利水不伤正的基础上，减轻或消除腹水。此外，中西合参，取长补短，从而更加合理有效治疗腹水，获得满意的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达到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陈宁. 中晚期原发性肝癌中药应用规律[J]. 陕西中医, 1995, 16(2): 87.
- [2] 林谋清. 肝癌转移复发的中西医研究进展[J]. 辽宁中医杂志, 2006, 33(10): 1369-1371.

(责任编辑: 刘淑婷)

欢迎邮购 2013 年《新中医》合订本

每套 3 册，共 230 元